

卷之四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七

記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賊賊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

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

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于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衮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袞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

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
堯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
之爲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
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
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
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汴故宮記

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
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
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

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
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
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
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
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
曰大慶門而曰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
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
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
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
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

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
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
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
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
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
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
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
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太石左曰敷
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
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

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
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
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
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
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
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
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
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
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
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

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
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
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
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
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
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
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
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
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
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
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
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
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
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
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
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
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

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
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
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
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爲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
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
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
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
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宮兼攝祀事孔栲召匠計
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旣協
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

夫神恠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
廢之也夫人姓并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
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爲大司寇攝
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
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
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郟城之
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
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不有則矣乎
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
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

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尚來者無忽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儿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徃徃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脉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

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決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栢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竒泐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

環而衛者嘉木竒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
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
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滄溜者焉湫出石罅激而
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
曰莫此地爲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
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
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
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竒峭樹
林益多杉檜栝栢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
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人衣袖又

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
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
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
樹石擲比楮立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
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
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恠石噴岈巧闢試一
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
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
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
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廻乃徑北嶺登蒼

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
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群木
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
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
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
松聲脩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
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
辯蠡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峰
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者是也至二鼓乃歸卧東軒明日復來各有詩識

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其微木甚
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
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
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崮坐盤石其傍諸峰羅列或
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竒獻異
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
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
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
出愈有抵暮廼得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茲游之
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

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
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
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
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
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
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
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
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華記

餘干州學記

李謹思

餘干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
焉欲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斬陰誘也春秋歲
祀尚顧歆茲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
明年爲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
競勸爲士翕然佐之既鳩旣儻其材貞且良其棟
視曩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繚之以闡楯飾
之以朱碧重門祭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
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紀其
成爲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
復辭余於是學也立里子習是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

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弟
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
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橫
絕今古蓋取范史及儒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
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
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
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遠契之功以化
天下千餘年殷化爲周殷士之膚敏者皆爲周有
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
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于朝鮮意猶
未釋然然則有先於膚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
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
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爲
勑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
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東
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
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
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
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烏在其爲魯
司寇耶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

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是感滋甚請借漢以明
之漢何以命孔吉爲殷紹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
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
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
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
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
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
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
郊欲紆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
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而祠於魯達
于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跲而旁奮暫寄而
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
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
多先哲王在天可以輟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
伯曰教道之格天心又如此嗟嗟殷士其逋播而
爲頑者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裸將而爲膚敏者
亦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發
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
咸具焉非邦舊游興起斯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
前戊午祀先賢于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焉

若文忠江公庚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
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
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特筆并書之

平蠻記

陽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
元十三年歲在丙子 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
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蠶起今平章政事行樞
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
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
蠻首田萬填居之萬填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為

施溶知州既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
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為寇歲在
甲午 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
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
秋九月統率僉院唆木蘭暨諸翼萬戶至辰州湖
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
濟師俾辰澧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
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詣軍前聽調又起集
山徭矜狃以為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
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公

國朝文獻卷二十一
三
令畫圖以進即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
唆木蘭萬戶闊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
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朶落解倪全田
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
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
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
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
旨省院併而爲一即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
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
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
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
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
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
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
救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
定而西北窮邊部落革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
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
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大哉乾元至哉坤
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
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旣降又叛昏

迷不恭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
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勲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
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淦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
也金屬大尊二山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
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站
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三十有六簋如
簠之數爐一缶二檠二十有四竹屬篚十有一籩
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初至

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祇事顧茲器非度
明年考朱文公釋奠菜禮改爲之十有一月方君
來明年皆方君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
三年鳩工更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白淵唐
天澤朱鳴謙錄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文一覺俞
真卿會計更直學凡五人許志道潘梅孫魏堃沈
伯祥齊國俊費中統鈔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
且久如此後之人尚敬守之哉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公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

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
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
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郟玉等卜遷于
岸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叙其更修
歲月干先生記之俾鑿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老辭
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
史冊所以興劉踣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覩
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
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
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

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
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
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
洛陽赦為淮陰侯蓋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
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及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
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
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執則亦何
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為侯乃使與噲等伍安
得不怏怏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

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
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
累侯也但書后殺以見帝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
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
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彭城破爲楚軍所虜困
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
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侯
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籍使不免其身亦
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
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吕后
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
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
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
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吕氏男
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
爲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
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
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
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
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

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犄角莽爲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爲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鼓淵淵兮雜奏笙篪牲牲肥腍兮清酒載醴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之返兮風爲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暘得暘兮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飽神德兮太平旣醉祇報麻兮何千萬祀

舍奠禮器記

鄭陶孫

淮以南學廟配享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廊一百四陳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榮設尊階上下十六所以備四代之制殿東南陳列正配酌尊位爲尊二獻北象南各以一宗明水統之獻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醴齊再獻酌之

從事殿上下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爲親三獻代神祭已奠之故正配爲爵十五從惟一獻故止一爵正配篚各一承幣坩各一承祝豆十邊如之從殺其六簋二簋如之從殺其半羊豕腥熟俎各四從惟腥俎一東階之東盥手盥爵罍洗勺祝各一爵篚三祝篚二皆所以嚴神事也飲福爵坩賜胙俎豆各一識以別之之神人不可以共器也大略如是於禮則未敢言備姑以故宋祀式言之爾若淮以北則故金亦惟因汴宋之舊然而淮以北用武歲久遺制弗全不若淮以南被兵日淺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聞有所損益則可因者固不容以略而弗備夫上古尊罍俎豆刻木陶瓦而已中古惟求足圖至於範金近世或金或木唯其力之能不能惟邊篚俎以竹以木無儉侈之殊侯泮視邦之大小與殿邦者之好禮以否而爲完缺初不係乎廩之多寡今郡縣學凡費皆於廩乎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制江右學廩多寡雖不齊洪素以會府稱今行中書肅政廉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完且堅矣陶孫始至覈之則設尊無有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

亦缺錫以繼銅猶復缺五之一議從旁郡致五將
補之有袖舍真禮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
趙公汝楨守宣城日所作而錢諸梓者也其圖則
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博古所收參訂亦勤矣然
於獻象二尊因文公之所未安遂取博古獻象壘
以爲尊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尊皆有壘尊以踐獻
而壘則酌以自酢者也以壘代尊於義未允又司
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爲有沙飾者有
謂獻飾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形婆娑然而
反其音以素何率皆以臆魏太和間青州於王中
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晉儒之說以爲
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是亦揣摩非得於
目擊以負爲鑿體認不真故也古人製器雖致飾
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
其形智也儻剗腹受酒則不得爲仁矣絕其脊以
施勺旣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於穢人之用
器且不宜然況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
傳剗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啓之也自文公請改從
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厥後嘗
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

負而譌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
淪於臆不敢形諸言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
容齋睹一鳧尊乃鳧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鑿
者以爲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爲
可憑古人制器不鑿於知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
齊器之出已足以破先儒之臆說及王黼所收又
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耶特未詳古人制器
之初意耳所致廬陵冶工楊榮甫來範金爲大尊
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玄
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爲全形負尊於
背餘皆從趙錄所考仍作獻象各六爲正配酌尊
而以一崇明水居右舊象尊則存之以充從享成
不欲毀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熟必以鼎遂作羊豕
鼎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皆如禮定其數而補足
之爲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一坩四十有二祝坩
五又飲福爵坩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十有六
又賜胙豆一簠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爲銅二
千四百四十斤有奇一斤之劑并工與食爲至元
鈔二百六十文總爲鈔六百三十四貫有奇木俎
四十邊二百六十有八塗髹之其費百二十貫有

竒合新舊凡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
坩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邊視豆損一簋百
二十有四簋如之鼎十勺十壘二洗二篚十俎百
五十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
縣學書院缺者取之夫古人創物取象寓意各有
攸當述之者徃徃具其形備其數自謂可矣適於
用否尚弗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所不
暇也工雖能持已編書以自見其所蓄模範於圖
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圖異惟不用
古制則已苟用古制古其形狀而今其文理曷若

并形狀而今之猶爲同於俗也噫自孟氏有今樂
猶古樂之論不善讀者類失其旨韶濩豈與鄭衛
無以異哉因又摹臨各器舊款取周尺授刊工使
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冶工仍各識歲月其唇其
腹其尻以迄于成消辰釁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
位所陳使寘殿北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享所陳
聽藏之庫廡凡此皆全其可因以聽繼周之損益
非敢惟古是是覽者監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八
月朔浙水東鄭陶孫記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八
記

攢著記

劉因

著之在攢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夫攢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

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
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
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
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
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
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
自偶退一而為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
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
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
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

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偶自三實
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
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
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
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
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
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
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
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
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

味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劫者又味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

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

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
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
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
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
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
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
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
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
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
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

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
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
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
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
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
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
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
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
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
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交

重而靜則下文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為巽之消而坤為乾之消巽為坤之長而乾為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為乾八八為坤以少為息以多為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書卦揲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為不自然于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形上者又以為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為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

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
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
之陰而策之三十一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
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
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
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
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
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進得之也六
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
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
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
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
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
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
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
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
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櫝著而記
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闢有孔子廟在道而

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朝
起于五代之際以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
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
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興率盧氏子孫共繼
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
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
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
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
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
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
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
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
祭先達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
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
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
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
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

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
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
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
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
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
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
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
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
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
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
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
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
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
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
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
之者皆闡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
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
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
成物之所終皆裨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
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踈而不得踈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旣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戒在于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

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
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因記

鶴菴記

劉因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
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
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
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
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
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
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
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予乃顧鶴
而歎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覩思欲
高舉遠覽而與此游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
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
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
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
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
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
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
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難進易

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
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
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
佇立翫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
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
冬十月望日記

麟齋記

劉因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
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
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
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
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
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
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
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
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
聖人固不能恣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
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
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
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

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
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
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
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
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擣
杙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
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
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
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
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開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
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
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汴梁廟學記

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
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
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旣編其
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
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
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
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

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於以修叙彞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眎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

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
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
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
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
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
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
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
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
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文父敬報人嚴事之
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
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
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
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
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
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
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
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
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
之恨况又甚惑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誅

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

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

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
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
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葢鯉於庭其失至
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宮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
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
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
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
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
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
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
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
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
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
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
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
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
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
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

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官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揚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始半壁滄汴注之擬魯類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於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閣閣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姚燧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廷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立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奧屯希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羸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敷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倡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

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為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茲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為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脩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為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

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
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
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
賴 皇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
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
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
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
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
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
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
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
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鄠之南陽書院楚
梓堂

千戶所廳壁記

姚燧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
之長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
遣倅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立曠野爲律以行
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勗寔君長千夫洛陽鳴臯
山下繇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

不然於其私居

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寔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
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
買田爲解門以表堂堂以聽事無以居史儲書有
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
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
居敬亭曰觀德繇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
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
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
有精神鬼鬼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
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
臨女之心則兩閭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
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
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
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乃應事接物無有外
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
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
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
明足以燭須髮塵弃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此
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

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
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
將宿兵日益耗亡膏梁紈袴之子制外閭焉無賴
墮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
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
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東是不仁之器脩之於俎豆
之中雖有頑鷲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
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
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
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附弛張之度矢
有措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
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
有袒襲決拾有說翻有舉偃籌有竒鈞而侯有去
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
奠觶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
勉力之士能無衰隋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
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
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
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
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

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姚燾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貞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

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土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藩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

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 皇上踐阼
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
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
公于軍其辭若曰書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
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
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
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枯於死及薨
有今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
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
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
封枯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
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晝
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
蟬冕報 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侑其利
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
精神鳧鳧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爲
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
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
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求存爰及苗裔今
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

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
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
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
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想以明也相語以爲託太尉
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
歲嘉平庚寅拙姚燧記

遐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
西北南三陸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
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賢乃

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
固已可爲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
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
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
規園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
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
陵廟池籓田人力以廢興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者
莊新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
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
乎軒戶之外而對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

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
摧兩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他然之迹可尋於
今合則東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於
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屬賜乎此夫豈苟然
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
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
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地然之迹者曰嘻斯何
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
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室稱者即名曰遐觀盍
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

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羲殺身成仁之名
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
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
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
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
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
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
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
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
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平生嘗吏民

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
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
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
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雋荷旃方
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竒其才沐其愛而恒
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
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
樂賓將終其身非孰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
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
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
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
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
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
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
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
日姚燧記

國朝文獻卷之二
七



卷之四